

20.那首情歌

Sherry baby Sherry baby
Can you come out tonight?

廉價飯店的風扇吵雜的叮叮作響，Frankie Valli抑揚的嗓音從收音機裡傳出來，偶然的拔高直到巔峰，又像墜落雲層般急轉直下，鈴鼓鐵片撞擊的聲音輕脆地打著節拍，他們都喝了些小酒，Illya的手掌被矮上一些的男人輕輕地抓著，就像初識德國女孩的晚上，不算流暢地隨著節拍左右搖晃。

磨了邊的鴨舌帽掛在梳妝的鏡台前，夾克隨意地扔在沙發一角，美國人溫熱的體溫包裹著他，Solo說這樣很好，而他的親吻如此柔軟。

「我以為今天你不會過來。」轉音後，Solo抬頭看著Illya說道。

「我以為你今天的廢話會比較少。」Illya回答。

Solo露出了一個不置可否的微笑。

鵝黃的光源從頭頂灑落，在Solo稜角的面龐留下大片陰影。他們仍然隨著節奏搖擺，在褪了色的紅色地毯上，踏著錯步的步伐。

Illya從來弄不清楚Solo的想法，就如同他不明白為何那雙灰藍的瞳孔總是讓自己感到窒息。

Sherry
Sherry baby
Can you come out tonight?

Solo半眯著眼睛，低聲的隨著Frankie唱著。

「我不是Sherry。」Illya說。

「當然不是，Peril，你是Vodka，最棒的Vodka。」把Illya重新拉入一個貼身的擁抱前，Solo回答道。

Fin.

*玩了一個Sherry和Vodka的雙關